CHAPTER 1

環境描述

> 矽谷（Silicon Valley）是社會產生變化的來源……矽谷的新科技所帶來的商機，反映出美國經驗的核心。很顯然地，美國在世界上處於一個詭異的位置。它是創新、物質繁榮、某種活力、某種自由以及虛幻之都……矽谷之於美國，如同美國之於世界其他國家。
>
> Michael Lewis, *The New New Thing*

H·EDU 高等教育

在全國的想像及歷史事實當中，矽谷曾被賦予充滿矛盾的光芒。眼前就像過去的加州：淘金熱潮伴隨著難堪的貧困；民粹主義（populist）改革與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針鋒相對、強烈的個人主義隱藏著對聯邦津貼的依賴、內華達山脈的壯麗美景與好萊塢的浮華生活分庭抗禮，即便是終生居住在這個黃金國度裡的人，也被這些幻想、慾望、冷酷現實與否認的混合體弄得不知所措。一位加州當地的散文家兼小說家Joan Didion提到這種「令人乏味的謎團」時，是這樣寫的：

> 加州多多少少仍然令人費解……我們擔心它，也想加以矯正、修改，嘗試後卻發現無法定義我們跟它的關係，以及它跟國內其他地方的關係。[1]

---

1. Joan Didion, "The Golden 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1, 1993, p. 86.

關於後者，記者Peter Schrag寫道：

> （儘管）沒有文字記載任何一州或地區必須扮演這種角色，成為這樣的一種象徵……但是，少了加州的獨特歷史、良好地理位置，以及文化組成，沒有一種全國模式與地方能夠像加州那樣一度結合了優質生活的承諾與社會、經濟的肯認 ── 而且或許還可以再來一次。[2]

1848年2月，拜美墨戰爭（Mexican War）之賜，加州領地進入美國歷史。而就在一個月前的1月24日，James Marshall在靠近美國與沙加緬度河交會處的鋸木廠所流經的湍急河流中，察覺到一種閃光。黃金的發現，不但引發歐、亞人士的熱潮，就連美國人也受到保證一夕致富的誘惑而進入這個地區。1849年，紐約《先鋒報》（*Herald*）的一篇社論指出：

> 我們所有階級的公民似乎都受到這股異常狂熱的影響……它會是西方新帝國的開始嗎？它是一種世界商業捷徑的革命？又或者會是因太平洋沿岸新共和體崛起而使早期許多州的人口減少？

在這些嘲諷的預言中，至少前兩個說對了。[3]

HEDU 高等教育

連續的移居帶來了數十萬計的加州新住民，他們所面對的是山巒、斷層、河川與沙漠各據一方、令人敬畏的美麗家園。加州的天然美景固然使人驚艷，土壤的肥美同樣不遑多讓 ── 只需把水導引到快速發展的牧場和果園即可。但是，企業家如何將黃金、白銀、穀類、水果和木材，運送到全國各地望穿秋水的消費者手上呢？在19世紀中葉，企業家的選擇包括歷時四週，搭乘馬車與船隻橫越大陸到東岸的旅程；或是從舊金山搭船到巴拿馬，接著長途跋涉穿越地峽（Isthmus）叢林，再搭船

---

2. Peter Schrag, *Paradise Lost: California's Experience, America's Fu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281, 282-283.

3. J. S. Holliday, *The World Rushed In: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Experie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pp. 48-49.

到紐約 ── 而這些選擇花的時間都比較長。靠著數千名愛爾蘭和中國移民辛苦地工作以及充裕的聯邦贊助經費，三個舊金山商人開始建造連接中西部與太平洋沿岸的鐵路。1869年，東、西段鐵路終於連接完成，加州的金屬、小麥和柳橙得以供應全國的市場，橫貫大陸商業的新時代於焉誕生。

沿著軌道川流不息的景象與產物，一種嶄新，有時又帶點不安的國家認同感油然而生。在一本描述1901年險惡的加州南太平洋鐵路的小說《章魚》（*Octopus*）中，作者Frank Norris透過主角 ── 在聖約昆村種植小麥的農夫 ── Magnus Derrick提出省思：

> 我們可以在（Derrick）身上找到真正的加州精神與西部精神：不拘小節、勇往直前、有耐心、循著正途獲得成就；儘管如此，加州仍然充斥著礦工一夕致富的直覺。[4]

美國加州的想像是一塊兼具希望與誘惑的土地，憑著萬丈雄心可以由貧致富，但也很快地再度一貧如洗。

加州也是人們重新探索自我的地方。早在1868年，旅遊家John Muir一到達這裡，就在他的日記裡大喊：「獲得重生了！」[5] 當然，這個國家的每一位先驅者都代表著遷移、重起爐灶、實驗的機會；但是，加州迅速致富的誘惑，促使當地人和外來移民應用新思維來處理舊問題。加州榮譽圖書館長Kevin Starr談到這種重新展開生活的急切性：

> 美國人民已經把焦點轉移到加州生活型態的新面貌，享受、讚揚生活恩賜的新方式，而加州則以一種源源不絕的建築、景觀、娛樂、運動與消遣做出回應，並建立一種與戶外的嶄新關係；所有這些現象擴展、昇華了美國的休閒內涵。[6]

如果個體可以改造，機構同樣也可以。英國觀察家James Bryce於

HEDU 高等教育

---

4. 轉引自Didion, “The Golden Land,” p. 88.

5. John Muir引自Didion, “The Golden Land,” p. 91.

6. Schrag, *Paradise Lost*, pp. 282-283.

1916年指出，淘金熱之後的加州世代，已經「形塑出一個多變、不穩定的社會」，而且相較於其他州，「比較不會受到固定信念、原則的支配」。Bryce將加州的歷史連結到1910年Hiram Johnson當選州長之後的一次政治實驗。在那個時代，一個具革新傾向的州議會修改了州的憲法，允許平民主義的公民投票、創制和罷免，迫使南太平洋鐵路（the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那樣的壟斷企業必須對全州公民做出回應。[7]

這些自相矛盾的可能性，深深地烙印在全國的想像中，也將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與年長者、小學生與博士、愛荷華人與俄亥俄人 ── 當然也包括墨西哥人、聖薩爾瓦多人、廣東人，以及西貢人，吸引到加州海岸。從20世紀的最後25年開始，除了舉世聞名的矽谷，加州沒有其他地方會像它一樣擁有虛構與事實、誘惑與希望的明燈，並且從那塊帶狀土地上發出更閃亮的光芒。

1.1 矽谷

HEDU 高等教育

加州半島從舊金山延伸到聖荷西 ── 數千家電腦和網際網路公司的根據地 ── 是全世界公認目前電子革命的中心點。光是位居矽谷核心的聖塔克雷拉郡（Santa Clara County），人口就超過了150萬人，其中有六分之一的人任職於市值數十億美元的微電子工業。當它與類似山景（Mountain View）和陽光谷（Sunnyvale）的小鎮名稱並列時，會使遊客感到困惑；這些曾經賦予矽谷田野特色的果園，如今卻讓位給工業園區和住宅開發區。[8]

---

7. Bryce轉引自Holliday, The World Rushed In, p. 451; Schrag, *Paradise Lost*, pp. 188-198; Kevin Starr, *Inventing the Dream: California through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2-259.

8. 有關聖塔克雷拉山谷的歷史及其水果產業如何轉型為半導體及電腦產業，可以在以下文獻中找到：Michael Malone, *The Big Score: The Billion Dollar Story of Silicon Valley* (New York: Doubleday, 1985); Paul Frieberger and Michael Swaine, *Fire in the Valley: the Mak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Berkeley: Osborne/McGraw-Hill, 1984);

順著灣岸高速公路（Bayshore Freeway）這條銜接舊金山和聖荷西的主要幹道，每天早晨5點及下午3點是交通尖峰時間，沿路一幅接著一幅的廣告看板 ── 有些看板每個月的租金為100,000元，向人們推銷電腦產品。在那條繁忙的公路上，工作至上的工程師及程式設計師 ── 驕傲地穿著印有「一週工作90小時，而且樂在其中」字樣的T恤 ── 開著保時捷，而同一時間，第一代的移民則開著燃油八汽缸的雪佛蘭到他們的上班地點。工作結束之後，那些保時捷停到帕羅奧多價值好幾百萬的車庫中，而雪佛蘭則停在東聖荷西的勞工社區街上；在那裡，月租750美元的一間公寓，被認為是很廉價的房子。[9]

儘管交通糟糕透頂、房價離譜，但對於那些尋覓初期營運的公司、風險資本，或者利潤共享計畫的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來說，矽谷就是天堂，能夠讓他們一夕致富。二十世紀晚期的這種電子淘金熱潮，其與十九世紀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特點並不是熱衷賺錢或是企業家的工作狂精神（24/7；[譯者按]：24/7指的是每天工作24小時、每週工作七天的模式），而是對於科技改善生活具有一種無可動搖的信心。[10]

矽谷的財富是令人咋舌的。如果把聖塔克雷拉郡當成一個州，則該郡居民的平均所得是全美國第一名。1997年，矽谷每一戶的平均調整

HEDU 高等教育

David Kaplan, *The Silicon Boy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9)；也可參見*San Jose Mercury News*，影響矽谷發展的10件事，尤其可參見Willys Peck, "Agriculture's Erosion," December 27, 1999, p. 1A; James Mitchell, "Valley's Corporate Model," December 29, 1999, pp. 1A, 6A; Tom Quinlan, "The Start-Up Culture," December 31, 1999, pp. 1A, 16A。「矽谷」一詞是新聞記者Don Hoefler在1971年用來描述這個半導體工業區的名詞（http://www.internetvalley.com/donhoefler-frame-right-0221-1.htm）。Langdon Winner, "Silicon Valley Mystery House," in Michael Sorkin,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pp. 31-33.

9. Langdon Winner, "Silicon Valley Mystery House"；租賃廣告的插圖引自於Pham-Duy Nguyen, "Signs of Our Changing Times," *San Jose Mercury News*, December 13, 1999, p. E1.

10. Kaplan, *Silicon Boys*, pp. 1-12.

總收入是66,537美元，比全州的平均數高出20,000美元，也比全國的平均數高出26,000美元。住在矽谷的13位億萬富豪，其所擁有的資產總淨值大約是450億美元，而資產超過2,500萬美元的也有好幾百人。住在聖塔克雷拉郡的65,000個家庭中，大約有九分之一的資產都超過100萬美元 ── 這還不包括他們的不動產價值。[11]

在加州競選的兩黨總統和總統候選人都知道錢在哪裡。根據某位記者的報導，林邊（Woodside）、阿瑟頓（Atherton）及帕羅奧多（Palo Alto）等鎮，住著許多付得起1,000元政治晚宴的有錢人 ── 就像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和曼哈頓的上東區一樣。一位金融顧問是這樣寫的：「你已經得到人類前所未見的財富製造機。」高中社會科教師Sofi Frankowski也持相同的看法：「就像有人在矽谷中突然掉落在華爾街上。」[12]

然而，並非所有的矽谷人都享有同樣的財富。在富有的帕羅奧多及洛斯歐圖斯（Los Altos）等鎮，住著無家可歸的家庭。在聖塔克雷拉郡，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即使是每年掙得30,000美元的家庭，也常常無法在矽谷找到永久的棲身之處。以單親媽媽Anna Badillo來說，她帶著三個分別為10歲、9歲、7歲的男孩，擔任醫生助理的全職工作。在西聖荷西一個兩房一衛公寓的房租是1,250美元，她只剩下300美元用來支付食物、交通及其他基本開銷。她說：「如果我的男朋友沒有幫忙分攤租金，我就完蛋了。」再來看看Bruno Ramirez六口之家的例子。Ed Bruno是個建築工人，週薪700美元。他自己、妻子Alice Ramirez及四個孩子，都住在一個22尺長的露營車裡；他每個月必須花1,000美元來租車位。在他移動式房屋社區的附近，就是要價30萬美元的

HEDU 高等教育

---

11. "Giving Gap," Editorial, *San Jose Mercury News*, December 19, 1999, p. 6P.

12. 同上註；Michelle Quinn and Jennifer LaFleur, "Money, Money Everywhere So Why Don't You Feel Rich?" *San Jose Mercury News*, August 15, 1999, pp. 1A, 17-18; Michelle Quinn, "Green, with Envy," *San Jose Mercury News*, August 16, 1999, pp. 1, 8-10A; Kaplan, *Silicon Boys,* p. 15.